

## 米兰遭遇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三天前我还在北京的大街上为要独自远行而黯然伤神，可此时此刻我已在米兰的机场上为很快就要回到北京，那个曾经一度使我厌倦、嘈杂的地方而兴奋不已。然而，在我惊诧于现代科技的神妙之余，我却猛然意识到与现代科技相比更让人难以琢磨的却是人的意识和情感。

坐飞机的感觉可远不如想象坐飞机的感觉那么浪漫和刺激，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疲劳飞行，飞机终于安然抵达意大利米兰国际机场（MXP）。本来走下飞机时只是当地时间12月1日中午12点半多，可是那些慢条斯理的意大利海关人员让人一点争辩的脾气都没有，而那些拖家带口提着大包小包的中国旅客，把“争先恐后”地投机插队、公共场所高声喧哗的恶习原汁原味地出口到了这片安逸的欧洲大陆，整个出关过程愈显漫长而混乱。我无法估计那些遍布全球的低素质的中国生意人在多大程度上损害着整个中国人的形象，我也不知道那些拿着国家公款、带着男女随处以各种名义到处观光的政府官员，到底让多少中国人羞目汗颜。我只是无奈地感觉到，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身单只影的我在那些熙熙攘攘的抄着各种口音谈笑风生的国人中间，显得是那么渺小而无助！

当我终于从海关人员手里接过护照走出机场的时候，意大利的时钟已经指向了下午两点。几经周折，我终于搭上了从机场到米兰市中央火车站的班车，大巴于两点二十分准时出发，笨重而宽敞的巴士在蜿蜒的公路上经过大约一小时二十分钟的跋涉，于下午3点40分钟到达米兰市中央火车站。我匆匆赶下巴士奔向火车站，买了从米兰市到特兰托（Trento）市的火车票，接下来寻找乘车月台的那段经过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而充满挑战。去特兰托的那班火车出发时间是下午4点零5分，然而诺大的一个米兰火车站硬是让我找不到候车站台，看着信息板上那些不断变化着的数字和意大利符合，我几乎是个文盲。我只好求助于信息问讯处，可是我根本找不到问讯处藏在什么角落，就连找个车站职员那也是困难的事情。在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瞄准那些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旅客想得到他们的帮助，可人家根本听不懂、或许根本不想跟你讲英文。我笔划再三总算让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人家倒是很热情，给我查看半天后详细地告诉我应该在几号站台等候检票，可是当我想再问一个人确认一下时，经过同样一番折腾后人家又告诉了我另外一个站台，问了三个人，却给了我三个不同的答案，而时间一分一秒地在逼近4点零5分。情急之下，我发现了一位长着东方人面孔的小姐，心想也许老天有眼，让我侥幸碰到了一位懂意大利语的中国救星，可是，让我失望的是她笔划了半天，说了些什么我根本无法知道，反正她说的既不是日语、韩国语，也不是英语，更不是汉语。看着她远去的身影，我真想质问她为何空长着一张中国人的面孔。可是，我哪有那样的豹子胆，我只好质问我自己，为什么不学意大利语？可是我又为自己辩解，那么多外语我学的过来吗？反过来我却要问，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里英语是那么走红？为什么那么多人一见到那些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就情不自禁地想来两句英文，哪怕只是一个Hello？就连有些有翻译的领导人也想摔开翻译来两句“洋泾帮”。为什么老外们来到我们的国家里，却硬让我们讲他们的语言而不是他们说我们的语言？而欧洲人却对自己的语言如此捍卫。意大利人是这样，法国佬却更甚。那么，我们到底要向洋人学习什么？我们的汉语里已经参杂了那么多的外来词，甚至有些英文单词已经不再翻译而是直接出现在汉语的文字里了，我们到底还想把我们的语言变成什么样子？

我无法回答我自己。

眼看着天气渐渐黑下来了，表针一步一步逼近4点零5，我的心不禁紧张起来。这些年来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多数也都是我一个人闯荡，可还从来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禁后悔自己没有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也不禁想埋怨，中国人还是太少了，如果中国人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那些傲慢的洋鼻子同化掉，总也不至于让我如此狼狈！不过总

算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车开两分钟之前终于让我确定了检票站台，这才避免了更多的麻烦。

从米兰发出的那趟列车需要在一个叫 Verona P. N. 的小站换乘另一辆列车才能到达本次旅行的目的地特兰托市。也许是因为有了米兰车站的经历，或许是因为时间有些宽余，Verona P. N.小站换车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太多的紧张和麻烦，只是那凄凉的场面多少让我有些伤感。Verona P. N.车站并不大，处在米兰北部的绵延山区。当时是下午 6 点多钟，天空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站台两旁昏暗的灯光像瞌睡人的眼睛无精打采地点亮着，天空中飘着细碎的雪花，隐约中能够看到远处巍巍的山顶上银色的积雪。站台上稀稀拉拉的几个旅客把脑袋缩在各自的大衣领子里，像是老电影里被称作坏人的特务。我站在那里看着昏暗的灯光下自己单薄的身影，任凭寒风吹拂着我麻木的面颊，我的心不禁沉沉的。我想那时北京已是凌晨一点多了，我的朋友们是否在梦里梦到了我这样一个孤独地站在这个陌生的小站里正忍受着寂寥与清冷呢？如果万一我在那里因搭错车而走失，或者我不幸赶上恐怖袭击而从此消失，有谁能知道我在消失前的最后一刻想到的是什么呢？

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总算到达了那个叫特兰托的小城，当我叫了出租车赶到那个叫 Villa Madruzzo 的旅馆时，已是当地时间晚上 8 点多钟，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们早已到达，有的已经游玩了一天。美国朋友 Mark Seligman 已在旅馆的前台给我留了字条，约我一起共进晚餐，于是我们叫上日本的山本诚一先生和韩国的李永稷先生一起就近找了个小饭店迷迷糊糊地填饱了肚子。我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拖着疲惫的身子赶回旅馆，草草地冲洗了一下，睡眼迷蒙地瞅了一眼手表，已是夜里 11 点了，北京已是清晨 6 点了。

接下来两天的会议紧张而枯燥。白天与那些抄着各式英语的七国专家们开大会，一起讨论各种方案和实施计划，晚上再与日本、韩国的代表开小会，讨论我们亚洲共同关注和感兴趣的问题以及新的合作方式。两天的时间安排满满当当，我想这算的上是突击式的疲劳战了。若不是三号下午会议结束后 Mark 抽空用他租借的轿车带我们到市区走马观花地遛一圈，恐怕我连感受一下特兰托小城风貌的机会都没有。

会议结束了，我有点急不可待地想赶回来。

12 月 4 日意大利时间早晨 6 点钟我匆匆起床，一直折腾到北京时间的 12 月 5 日上午 11 点，总算回到了这个让我逃离又让我思念的家。当我迈下飞机的第一步，我的心顿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北京真好，这里有我温暖的家，这里有我熟悉的环境，这里有我不需要任何翻译可以心对心交流的朋友。

写于米兰机场、CA940 中国国航米兰 - 罗马 - 北京途中  
2002 年 12 月 5 日完稿于北京